

苹果熟了

□刘忠昌

深秋时节，栖霞的老林打来电话，轻声说了一句：园里的苹果熟了，有空回来尝尝。

老林是我在长岛当兵时的战友，一个班的。当年他探家归来，背回一箱栖霞苹果，班里一人分一个。海风咸，苹果甜。这回他递给我一个，没削皮，说尝尝。我接过来咬了一口，脆响。他站在旁边看着我吃，不说话。

那个脆劲儿，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岛上。

长岛的淡水是苦咸的。新兵连和村里合用一口井，打上来的水，喝到嘴里有一股涩味，烧开了泡茶，茶汤发浑。老班长管它叫“甜水”，其实一点也不甜。岛上缺淡水，缺青菜，缺一切需要从陆地上运来的东西。

那时候年轻，火气也旺。一个同年兵嘴边总挂着一句烟台一带很冲的口头语。我是淄博人，头一回听见，误以为是出言冒犯，上去就把他撂倒了。他也不含糊，翻身跟我扭成一团，两个人在操场上滚了一身土。另一个同年兵跑来拉架，我才知道，这只是当地随口的习惯话，并不是骂人。那同年兵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屁股上的土，冲我咧嘴一笑：“你是淄博人，不懂俺胶东话。”后来这事儿成了班里的笑话。

那个跟我摔跤的同年兵，就是老林。

有一回，老林在营房后面的杂树林里发现一棵小国光树，枝头上挂着几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青果。他摘了一个，擦了擦递给我，说：“咱岛上也能长苹果。”那果子酸得倒牙，果肉硬邦邦的，嚼到最后才泛出一点淡得几乎尝不出的回甘。可我们俩蹲在树下，一人一口，吃完了。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“熟了”，果子尚青就摘了，酸得直咧嘴，也舍不得扔。

后来他复员回栖霞，娶媳妇，种苹果；我上军校，回部队，又调到省军区，最后到青岛安家，转业到地方。走的那天，谁也没有多话，只是互相拍了拍肩膀。那之后40多年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谁也没找过谁。

去年4月，我开始做微信公众号，写些岛上旧事。一天，评论区里跳出一条留言：“你是当年那个淄博兵吧？”

是老林。40年，他种他的苹果，我走我的路，可他在手机上看见“长岛”两个字，就知道是我。

就这么接上了。去年10月，他邀我来栖霞吃苹果，今年是第二回。见了面，他话比年轻时少了，人还是那样。

老林领我进园子的时候，天还未破晓。他说，栖霞摘苹果，赶早不赶晚，要趁太阳未出、露水还挂在果皮上的时候下手。这个时候气温低，果子呼吸慢，摘下来锁得住水分，存放几日依旧脆爽。他托起一个果子，手腕轻轻一拧，果柄离枝，断口齐整，没有撕扯的痕迹。那一下，轻得像怕弄醒果子。

果子离枝那一瞬几乎没有声响，只觉手心里一沉。他托着那个果子看了两秒，才放进筐里。

老林说，今年上色那几天赶上连阴雨，有的园子推迟了十来天才采摘。苹果熟没熟，不看日子，要看果子表面。早摘一天偏酸，晚摘一天发软。同一片地，坡上坡下不一样，朝南朝北不一样；同一棵树上，阳面枝和阴面枝也不一样。人站在树下等候的那几天，不是在等甜，而是在等一个可以下手的信号。信号不来，急也没用；信号来了，手慢了，果子就软给你看。

摘下来的果子分了筐。老林蹲在筐边，手指摩挲着一枚果子的果皮，摩挲片刻，又放回去，没有说话。个头够、果面干净的，装进好箱，走好销路；统货走统货的路，小果走小果的路。种了40年苹果，他见过满园红透，也见过果子烂在树下没人捡。他明白“熟了”不等于“值钱”，可依旧凌晨起身摘果。他的手腕转了一辈子，转的是果子离枝那一下的准头，不是筐上的价签。

当年在岛上，一人一个苹果，谁也没嫌谁的那个小。如今在园子里，果子按大小分，按成色分，按去向分。“熟了”不是终点，而是第一次分拣。分到哪一筐，有时候由不得自己。甜不甜，也不完全由筐说了算。进了好筐的，甜；进了统货筐的，也甜。从统货筐里随手拣一枚，果皮鲜亮，果肉通透，咬一口，清甜盈喉。

傍晚收工，老林从筐里拣了两个果子，一个递给我，一个自己拿着，布衣轻擦，咬了一口。我问他，今年这批果，你满意吗？他嚼着果子想了想，说，有的满意，有的不满意。咽下去之后又补了一句：“熟了就是熟了。”

走的时候，我挑了几箱苹果，坚持按市价付了钱。老林推让两下，终究没拗过我，转身又往车上多搬了两箱，笑着说：“这两箱不算卖的，是战友送的，你带走。”

当年在长岛，他把一箱苹果背回班里；如今在栖霞，他站在树下递给我一个。苹果熟了，老林也老了。

驱车驶离栖霞，秋风拂面。道路两侧的苹果树，有的已然摘空，有的还挂着果。不同时熟，不必同路。

熟了就好。

时代瞭望塔（外一首）

□王波

他们是时代的瞭望塔
自烽火岁月，行至数字年华
范长江西行，录下山河破碎
穆青落墨，镌刻信仰的光华

而今奔赴城乡
镜头捕捉感动
笔墨传递力量
如古树扎进尘世土壤
托举真相，伸向阳光

信息流漫起重重迷雾
执桨，做真相的摆渡人

烟火里的记录者

又逢一年记者节
没有鲜花簇拥
也无聚光灯环绕
扎根小城20余载
我的战场
不在宏大喧嚣的浪潮

初入行时追随前辈奔赴乡野
晨露浸透裤脚
泥巴沾满白鞋
当看见果农捧着滞销果品红了眼眶
一瞬间读懂，记者二字深藏的重量

身为市井观察员、民生联络员
不必追逐惊天动地的选题
于街巷细碎烟火之间
静静见证小城缓缓变迁

牙山枫叶

□林红宾

霜降时节，我去栖霞市境内的牙山游览。牙山海拔805.8米，属于胶东半岛第四高峰。时值暮秋，气温却有些偏高。晨雾在山中踟蹰，给牙山遮上了一道乳白色的帷幔。一只小雀在松林中亮开圆润的歌喉，声音清丽却孤独，山谷愈显空旷，时空愈显幽远。路边的树木都在向我致意，有的伸手相迎。沿石径踽踽而行，晨雾缥缈，时稠时淡，山中的景致时隐时现，亦真亦幻，身临其境，恍若梦中。

登上游龙般的岭脊，举目仰望，但见二牙和大牙两个石峰居于雾带之上，犹如汪洋中的岛屿，又如两个金刚昂首寥廓的苍穹。我有些疲乏，就势坐在石阶上小憩，带有草木气息的清新空气扑鼻而来，深深呼吸，如饮佳酿，尤觉心旷神怡。

俄顷，山风乍起，晨雾开始溃散，落潮般悄然退去。牙山犹如一位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，用一双纤手缓缓揭开神秘的面纱，露出靓丽迷人的芳容。哟，那一簇簇一片片的枫叶，宛若绚丽的晚霞飘落，亦如熊熊燃烧的篝火，烧红了崖畔，烧红了山坡，烧红了石罅，烧红了沟壑。这些枫叶多像少女脸上的娇羞笑靥。这惊鸿一瞥，令我心弦颤动，悠然神往。

枫叶是秋风的杰作，它向芸芸众生介绍秋风这位丹青高手如何将它们构思成画。

枫叶是牙山的激情在迸发，将人们的思绪带进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……

抗日战争时期，许世友将军率领子弟兵在这里开创了牙山革命根据地，军民同仇敌忾，横扫日伪顽军，战绩赫赫，捷报频传。簇簇丹枫举红旗，股股鸣泉唱赞歌。牙山俨然一座丰碑，载入华夏不朽史册！

那人，那事，早已融入历史深处，那些传奇却藉着漫山枫叶而存活。

山风渐大，耳边传来阵阵低沉的涛声。枫叶随之婆娑，如同一群身着红装的少女在翩翩起舞，表演跳动的火焰。我情切切走向一丛枫叶，采下一枚凝神赏阅。我深知，是炽烈的阳光点燃了它的魂灵，点燃了它的脉络，点燃了它的体魄，于是，它们彤彤然、煌煌然，烧红了这层层山峦和条条沟壑。这些枫叶，定然凝聚着滴滴鲜血，如若不然，巍巍牙山怎会有这等磅礴的红色！尽管眼下已是草黄山老，但是，正因枫叶尽情涂抹，牙山才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！

啊，牙山枫叶，红得妖娆，红得火爆，红得热烈，令人为之叫绝，为之放歌！

游山归来，我的心窝儿里老是萦绕着牙山枫叶，周身热血奔涌，令我振作……

与金秋干杯

□王坤

采一缕暖阳，与秋日亲近
煮一湖秋色，来荡涤心扉

画一幅丹青，将斑斓描绘
吟一阕小令，把江山赞美

撷一片红叶，品自然瑰丽
赏一丛秋菊，将身心陶醉

来一次采摘，让心灵放飞
播万粒种子，将期冀孕育

折一枝杨柳，送大雁南去
扭一曲秧歌，迎雪花冬归

摘一片祥云，把如意寄存
烫一壶老酒，与金秋干杯



瓷上菊香

□屈丽娟

案头摆着一件宋代旧瓷，瓷釉已蒙了一层岁月留下的淡淡温润。器身浅浅刻着几枝菊花，线条简约疏朗，花瓣舒展，不见浓艳雕琢，一如宋人笔下的秋菊，安静地栖在瓷面上。指尖轻轻抚过凹凸的刻纹，一缕菊香漫上心头，往事也随之款款而来。

菊是内向型草木，不恋春暖，不争奇斗艳，只待秋风起，寒霜来时，才缓缓盛放。宋人极爱菊花，庭院种菊、瓶中插菊、食菊饮菊，把菊的风骨融入烟火日常。而国人对菊的偏爱，要追溯到战国时期。屈原说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寄寓自己高洁脱俗的本心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，于田园里守一份淡泊和安然。至此，菊既有不屈的风骨，亦有与世无争的温良。千百年流转至今，菊不再只是一朵花，它早已成了高尚品性的寄托。而这份品性，我在姥姥身上，看得颇为真切。

姥姥性子温和贤惠，待人热诚，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总愿意来找她。东家办婚事，要缝制嫁衣和行头，西家老人过寿，要张罗宴席食材，都愿找姥姥搭把手。菜园该栽种什么菜，家畜染病要如何调理，邻里也会来听听她的主意。她又生得一双巧手，几缕丝线在她指尖辗转，便能成为栩栩如生的纹样。衣裳、被套、枕巾，但凡经她刺绣的物件，件件雅致好看。而每一件绣品的边角，总会悄悄生出一朵小小的菊花，不夺目，就那样静静绽放在布料之上，越看越好看。

姥姥是真真爱着菊花的。小院空地辟出一方菊圃，春种秋赏，摘菊泡茶，采菊入馔，于自家小院安守菊事，颇有几分陶公东篱的淡然，也活出了宋人的清雅从容。

可命运并未厚待善良的姥姥，她染上了肝病。旁人都说这病磨人，发作起来浑身绞痛，万般难熬。每到病痛袭来的时候，姥姥不呻吟，也不大声诉苦，只是用力望向院中那一丛丛菊花。寒霜打在菊瓣上，花依旧挺立。这满院秋菊，默默陪着她熬过一个又一个锥心时刻。

我常给姥姥端药碗。看她蹙起眉头仰头喝下，我总心疼地问她，药苦不苦？姥姥不答话，伸手轻轻摘下一瓣菊花，放进嘴里慢慢咀嚼，而后笑着对我说，不苦，是甜的。清浅的菊香冲淡了药的苦楚，那一朵菊，是苦难日子留给姥姥的一点点温柔。

后来姥姥还是走了。出殡那日，院子里外站满了人。十里八乡，相识或是不认识的乡亲都赶来送行，每个人手中，都捧着一朵菊花。那么多人，那么多菊花，白茫茫黄灿灿的一片。姥爷叹着气说，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过谁离世能有这么多人来送行。我心里懂得，这些人，都受过姥姥的善意。菊即是姥姥的一生，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。

姥姥离开后，姥爷便再也没有栽种过菊花，我也不曾养菊。不是不爱，只是那丛菊，早已和姥姥的音容紧紧缠在了一起，又逐渐走远了。

瓷上的菊花依旧安静。千年前屈原的高洁，陶渊明东篱之下的淡泊，宋人倾心的雅致，尽数浓缩在这浅浅的刻纹里。原来菊花从不止于秋风里的盛放，它可以绣进针线，可以泡进茶汤，更可以活成一个人的一生。善良温润，不求声名，默默给予世间暖意，便足矣。

秋登如意台

□刘云利

岱王山坐落于烟台莱山区，海拔401米，是莱山区西北部的高峰。如意台，是岱王山上的一个观景平台。近日，它因背山瞰岛的绝佳位置，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。我心驰神往，很想一睹它的风采。

听说前往如意台有三条路径，其中两条可驱车前往，一条需徒步攀登。我更倾向于后者，一则可以锻炼身体，二则可以磨炼意志，三则可以驻足观景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金秋时节，我循着岱王山东侧的幽径开始攀登，观景抒怀。

沿着山路步道前行，路面坡度向上，行走时感觉微微吃力。道路两旁草木微枯，树叶半黄，色彩斑斓，秋意正浓。路过一个纪念堂，穿过一个铁栅栏，上山之路兀自变窄，路面也由山下的坡道变为上山的石阶，一阶一阶伸向山顶。漫步在山林之中，灿烂的秋阳透过林层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影影绰绰，随风摇曳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沿着石阶拾级而上，一路上游客络绎不绝。他们或携手搀扶，或执杖徐行，或叉腰停歇，或驻足眺望，或沐光临风，姿态各异，闲适安然。行至半山腰，遇见一个平台，隐匿在茂密的山林之中，四周有木桩围栏，杂树穿插其间，形成一个遮天蔽日的凉亭。平台间布置了方桌和长椅，游人可休憩、可谈天、可进餐，满是悠然与惬意。

一路拾级而上，即将行至岱王山老寿星铜像下时，邂逅了一个观景平台。此平台在半山处，仰望可观岱王山老寿星像，平视可观秋日山林，远眺可观茫茫大海。置身台上，已经让人心旷神怡了，殊不知，更美丽的风景还在上面。

再往上走，便是岱王山老寿星铜像。老寿星背靠山石，面向苍茫大海，左手持寿桃，右手拄拐杖，脚下有仙鹿与仙鹤相伴。铜像脚下的山石上刻着《长寿殿铭》，其中云：“南山巍巍，东海茫茫；云霏烟缈，岛浮波藏。”寓意祈福增寿、安康永年。

继续沿着S型坡路前行，景色依然。再转一个拐角上坡，就到了传说中的最佳观景处——如意台。这是一个悬挑的观景平台，有一段悬空的玻璃栈道，一端探出山体，凌空伸向海面，诚为窥山望海的绝佳之处。

登上如意台，凭栏远眺，半城碧海，一览无余。近处是五彩斑斓、层林尽染的山林，诉说着浓浓的秋意。山脚下是鳞次栉比的楼宇，矗立在群山怀抱之中。远处是蔚蓝的大海，宛如灵芝的芝罘岛伸向海湾，仙境如画的崆峒岛静卧海面，农家渔船、海洋牧场、灵秀岛礁，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海面上，壮美如画。湛蓝的天际、薄薄的秋云、苍茫的海面，交织成海天一色，大海的美景尽收眼底，远处的凤凰阁与之遥相呼应。

我伫立在如意台上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周边的游客也是喜不自胜，流连忘返。孩童怯生生地踩着玻璃栈道嬉戏玩耍，父母忙着拍照记录下美丽的瞬间。老人则相互搀扶驻足观望，纷纷赞叹大自然的造化之美。

我望着眼前的美景，心中一片释然，仿佛所有的焦虑与忧愁，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

大旱之年 膏药替我承受疼痛

□林绍海

一贴贴膏药，贴在腰腿及肩颈
替我承受劳累沉淀的酸痛

久旱无雨，烈日悬于山岗，没有半缕清凉
我躬身穿梭在果园之间
昼夜引水灌溉，誓与焦灼的时日较量

抬手弯腰之间，肌肉、筋骨的隐痛，暗自滋长
廉价的膏药，替我承受着疼痛
将满身疲惫，敛入淡淡药香

脊背弯作倾斜的田垄
汗水叩击坚硬的土壤
不敢放下酸胀的臂膀
劳作之苦，皆由膏药去扛

心中牵挂所有果园
莫因高温、干旱，失去希望
熬过漫长的时光
静待红果染遍十里山乡

膏药无言，伤痛暂且深藏
丰收的期盼悄然生长
喜迎金秋
满园苹果晕开绯红
这是大地回馈果乡
沉甸甸的犒赏

赞海阳秋

□王平平

坐看如画行皆景，朝暮阴晴各不同。
未识海阳秋色好，只缘心在尘俗中。

本报地址：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：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：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：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：23-4020 广告许可证：鲁工商广字08-002 ■报价全年540元